





原件短缺

卷49-53

豈典章未暗邪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
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入夕

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
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

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頭逼近黃河焦家坪娘
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為難

守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延東三關並蓋西蓋黃河東岸東抵

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

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

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為一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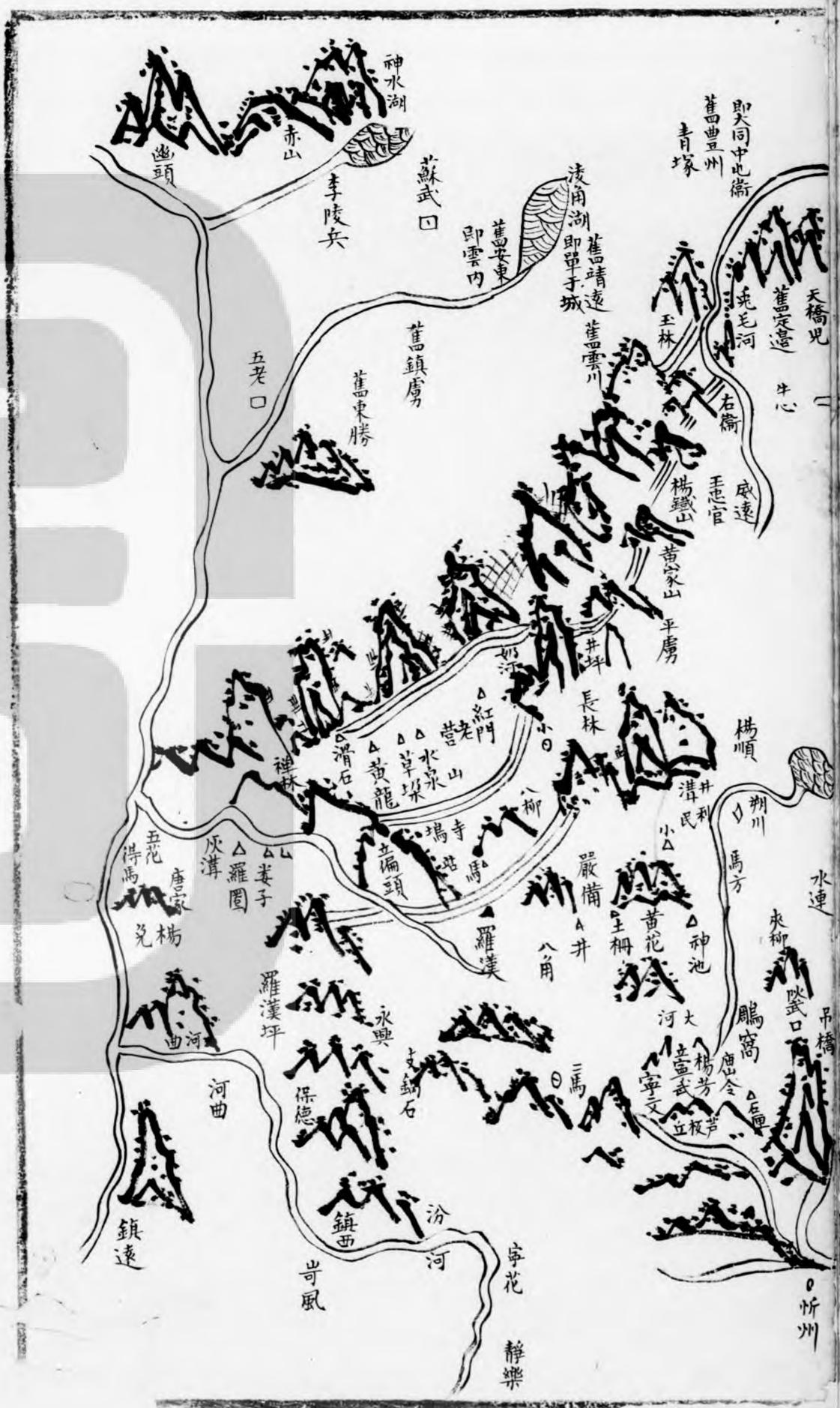
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于十八隘口雖同胡谷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山西巡撫駐劄雁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克斤三關不能禦近議於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馬又小弱非大僕寺所免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己己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死之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

改戍三關給以大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特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眾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襄毅公巡撫之日裁後禁掎剋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思之不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大同邊圖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土

五萬肆千壹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小運

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

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

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束每束折銀

三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

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

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稅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

每疋折銀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

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大同地勢平行無據且增套警而腹裏間道直衝京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衝保德岢嵐河曲及大原平陽甚易議者欲於三岔路口八柳樹堡嚴戍之若三関緊要已已之變徵調七千餘去又河南山西歲運掛籌屯糧逋負給馬罷散昔許棄毅裁占役禁掎剋恤調遣有益地方而梁總兵家兵雖能畏虜今反資虜近又有私賂黑毛虜事愈大壞以守正居之誠為難矣

大同事宜

大同府城夏商屬冀周隸并州或為代或為趙至我

朝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築甃城周九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

二尺東至枳兒嶺二百一十里西至了角山三百四十四

至鴈門關二百六十里北至鎮羗堡八十里治府屬縣一

代藩封焉設巡撫都御史并分巡僉事戶部分司又設總兵官

一員遊擊四員山西行都司及衛所總官軍二萬三百二十

三員名視宣府為加備庫貯主客兵銀一十五萬七千二百

六十兩有奇倉庫主客兵糧二萬五千八百二十石有奇料

三萬二千一十九石有奇草一十二萬六千九百餘束是鎮

外則捍胡虜以藩屏乎幽燕內則接并冀以招來乎晉魏顧

與虜為一墻之隔呼聲可達則視諸邊為獨重在天順之末

虜會入犯數經殘掠而近年以來自是鎮之衝而長驅者多

不勝書設險崇防以戰為守則今日不可不亟為之圖也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按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為密邇登墻則虜在其下平地則虜或在山有歧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偕撫臣與隨行司道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閼闌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未貢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幾不免者其在今日誠謂邊鄙不聳而四垂晏然此邊民之快覩也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墻尚存者則頽垣敗壁僅存形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箠

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拆墻而入者夫亦為之名耳而豈甘待於折耶夫一家之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祖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為備固宜虜之長驅得莫或限之居者耕者且不謀其夕即字堡副總叅遊等官處於濱危之地其勢不陰有以賂虜無以安枕剝軍士之膏血以為私賄之資又安能以一矢相加而怒虜哉虜惟其不欲入已矣入即零騎數十人可以徜徉而長驅况於大舉乎何有故積威所劫舉鎮聞警炮之聲則百城皆廢自邑廓之外悉以委虜而沿邊民堡無復子遺今邊民且耕且聚已六年矣而殘敗之形尚可覩在睫事體壞爛一至於斯 意當時

邊將有能賄虜不數入者夫亦暫休之一策而其軍士亦以
為固然而不足怪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閔則殘掠之禍率均
九邊而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墻無
以拒虜而墻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潰以入設險崇臺烽火
明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墻臺既完又漸修腹內
之堡以防有急之聚則大同之民庶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
蔽伊亦有藉也脩邊之役九邊所同而大同尤為切務限以
十年則以虜之情不可測或者云併工以速集亦大同之急
策也始者大同之民以邊之不可恃而虜又數長驅不能禦
也則有竊出而從虜爾是以五堡之變克灼之叛往往出

大同而今板升之聚無慮數萬豈其民之甘於入虜耶之
足恃而虜患急非入虜則無以自紓也內防散而地不可耕
所謂挺而走險不復能擇者何可以厲法禁也先有殺掠之
慘又有竊逃之患自款貢以後卽有復還與生聚者而亦安
得遽復

國初之舊今邊工漸具而人烟尚稀則曠土不闢生意猶荒雖
墻臺其誰與守是大同之募民以實塞下於修墻之後而不
可不詳也按載籍自嘉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
大同誠危之也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薊鎮豈所
謂先其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

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羸且死也近以脩工亦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既貢矣在薊鎮亦不過以脩工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舍已耘人邊臣以為病酌緩濟急兵政所當先 謂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卽不終罷者且暫留與為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大同之請留援兵於募民實塞之後不可不講也大同據一郡雖無起運而有存留其民之彼殺者其戶絕矣而派有定額甲乙則乙之存者為之賠殺者多而賠者少久之則并乙而廢之逃

矣乙幸不被於虜而不免於被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之法理戶之額而為之均稍加調停以存其倖而未殺者而六甚凋之調理則責撫臣以別為之處廢里邑可望漸復是大同之清查逃絕於

請留援兵之後而不可不講也大同之所謂存留者要以供王府祿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為之供其數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於虜而

宗藩絡祿之額則且百倍於初民不能盡輸卽輸而不能滿其適而生長日增而將至於不可繼今

宗藩之不給天下之人皆知之矣如開封桂林同為急切然

彼為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邊也
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故或者有欲將
族繫如

潞城昌化等府遷

封於別所如 襄垣之例幸

聖明加之一念此又不特為大同慮已也是大同之議處

藩祿於清查逃絕之後而不可不講也嗟乎外歛脩邊而大
同之驕軍素不便於役則工將誰程內歛鳩民而大同之缺
額且使存者并逃則民將安聚祿賦日廣而大同之民負勢
難以復加則供將安出是以謂大同之難視各邊為最以

始可以稍延者虜尚未之有變也前謂大同事勢守一而
九大虜之帳板井之聚相去不數舍萬一稍動大同其所以
支乎此之所以乞

陛下視大同其母均各邊可也

河套叙

河套特邊防之一然為國家要害所係故復詳之

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坐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侵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延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

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虜之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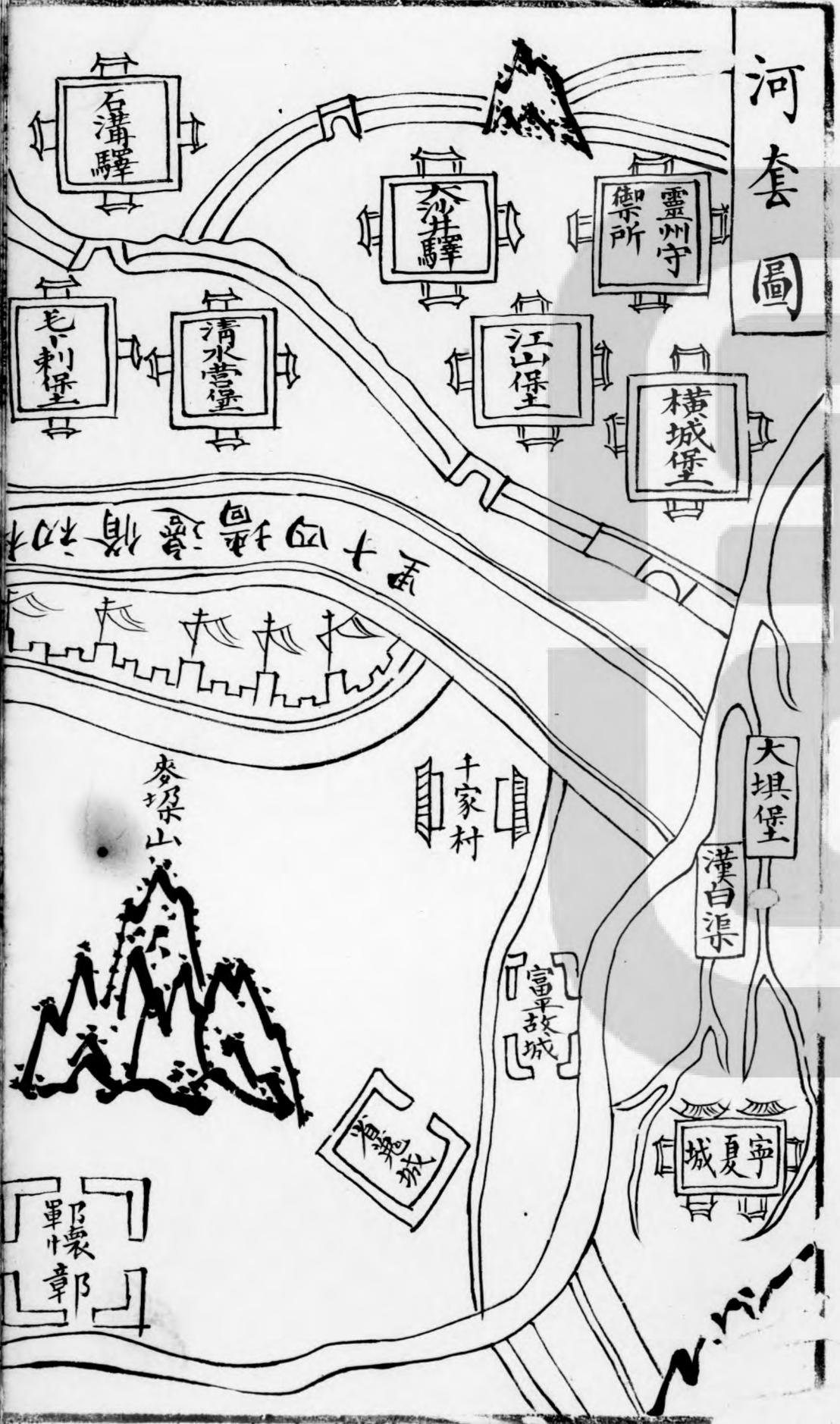
防河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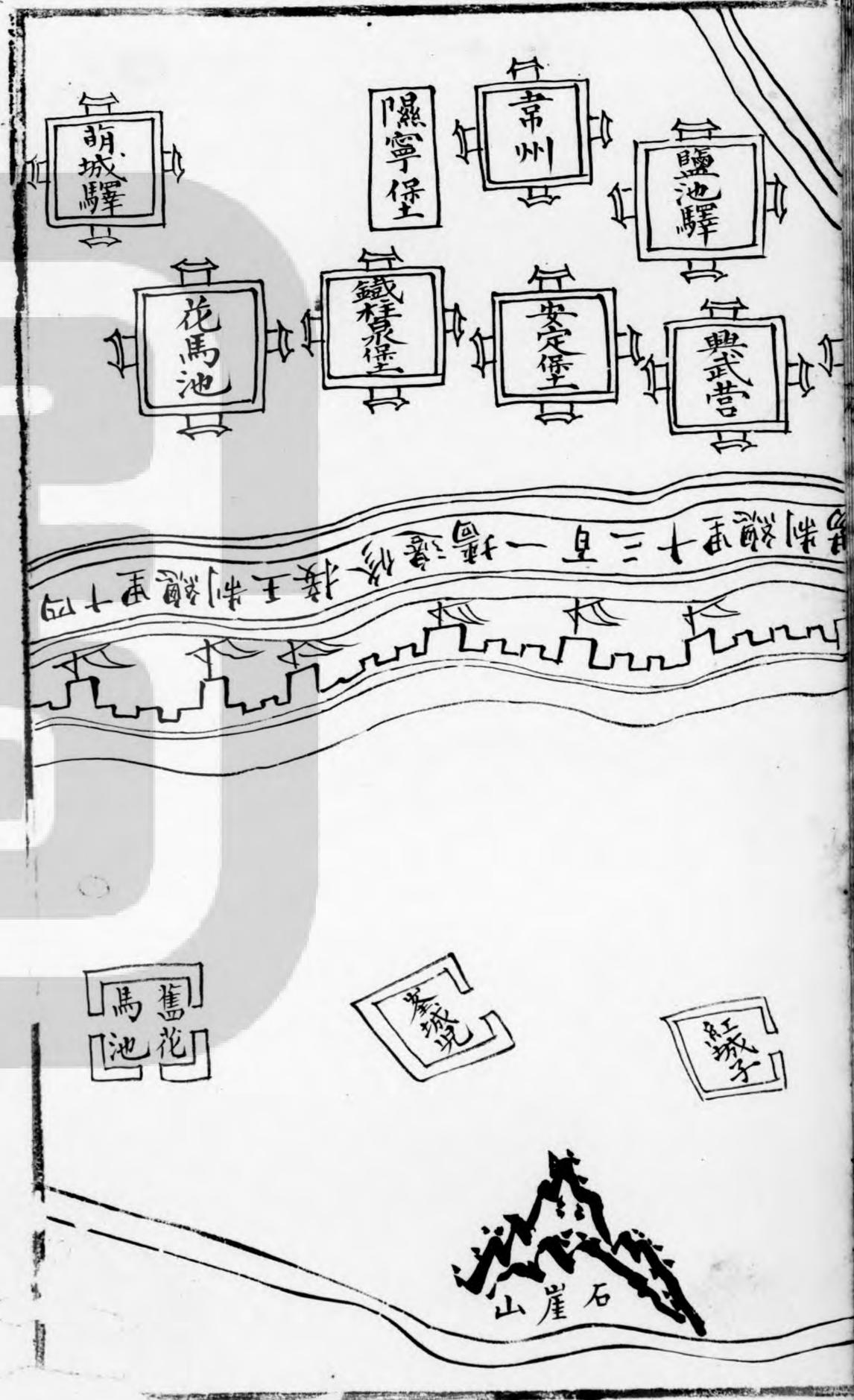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海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一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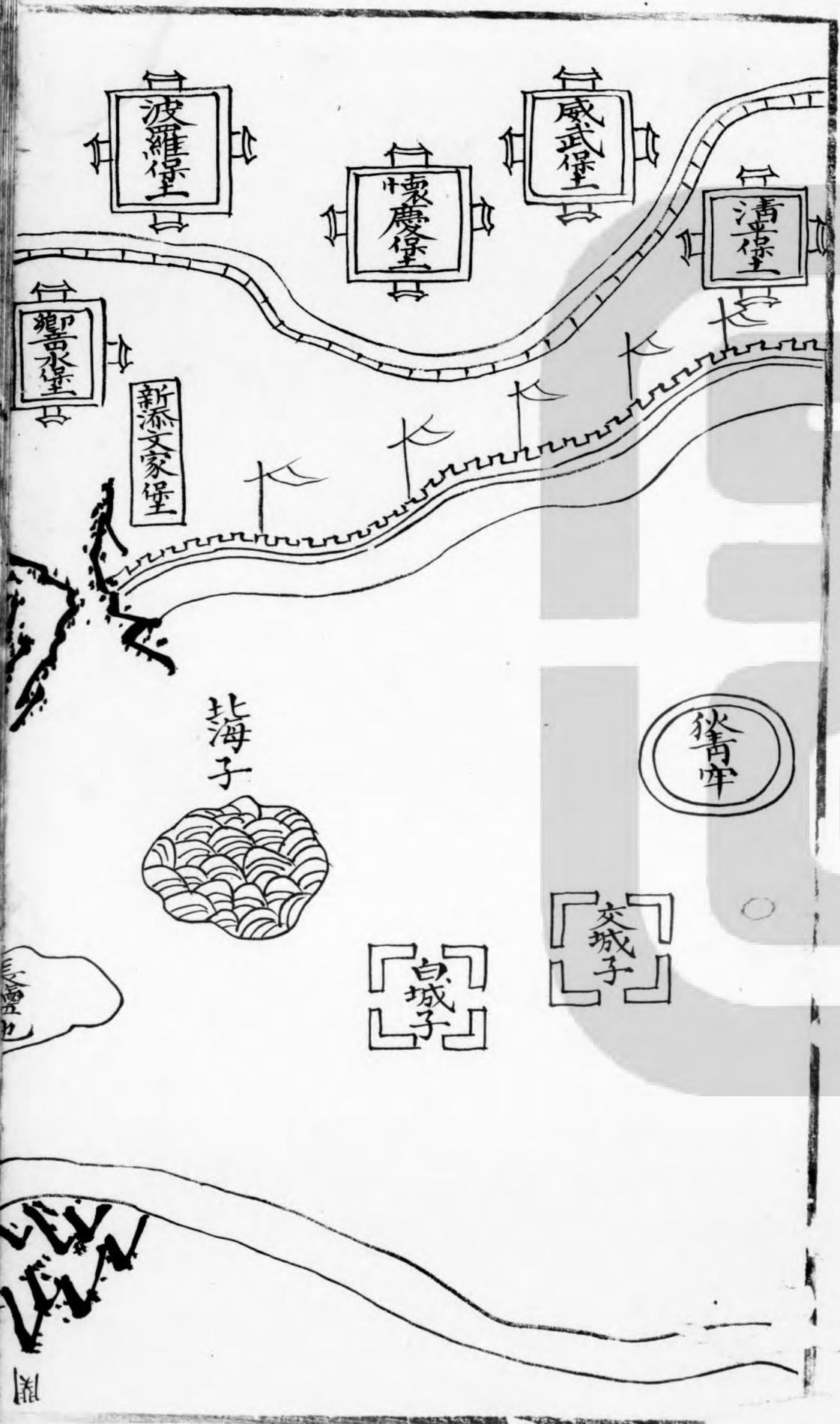
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鱸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廿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之二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欲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邊防之長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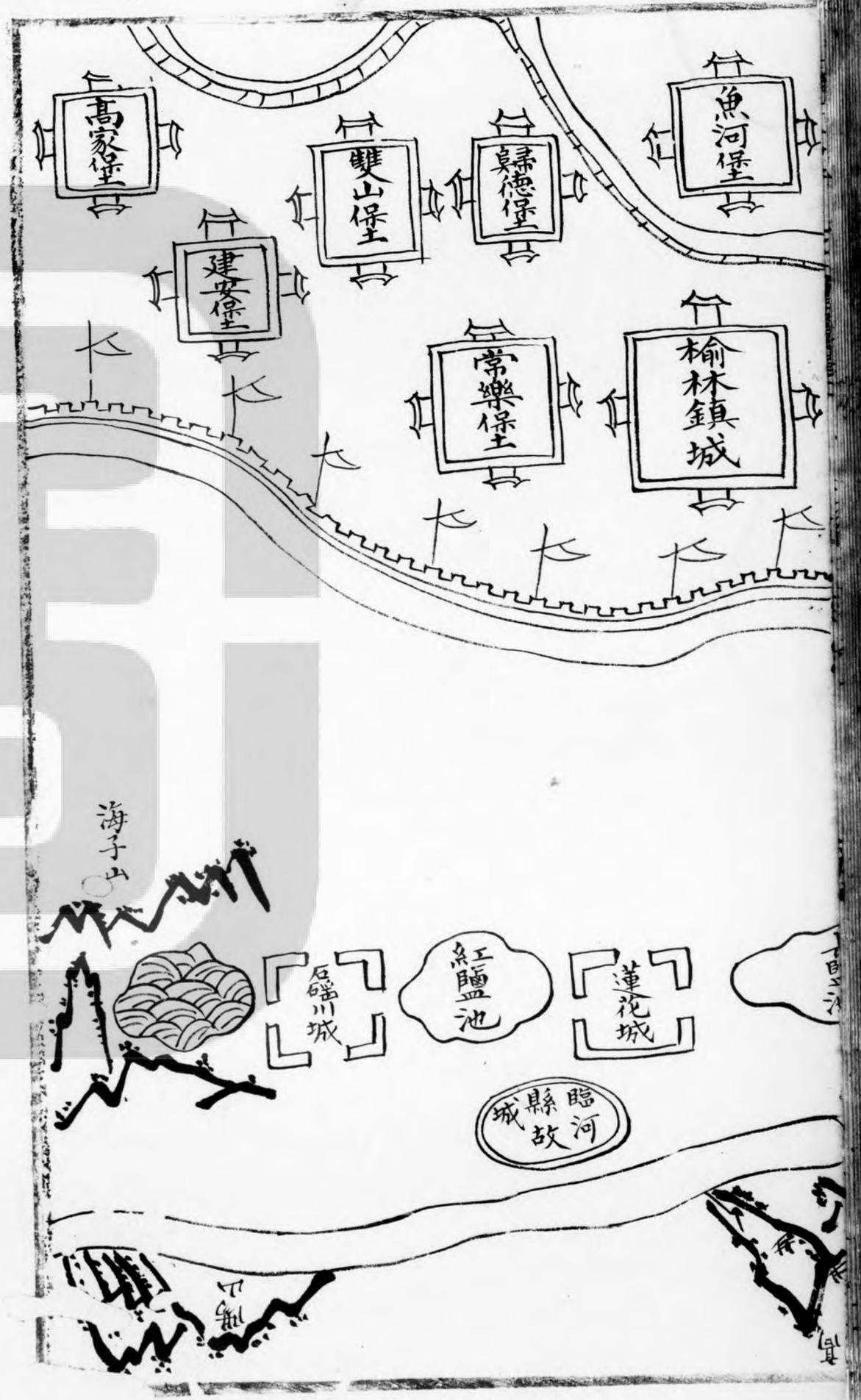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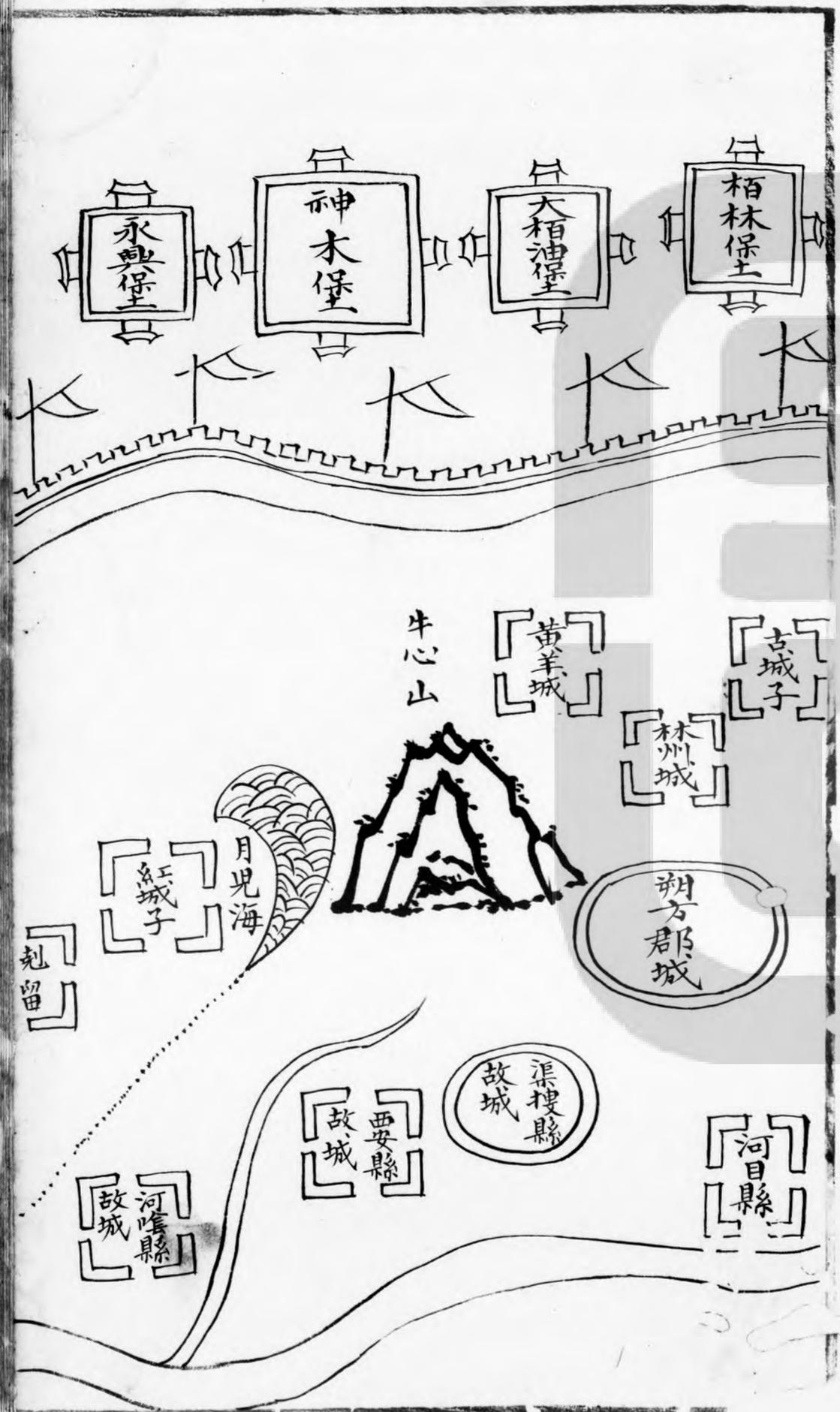
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瑄之策且曰曾銳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河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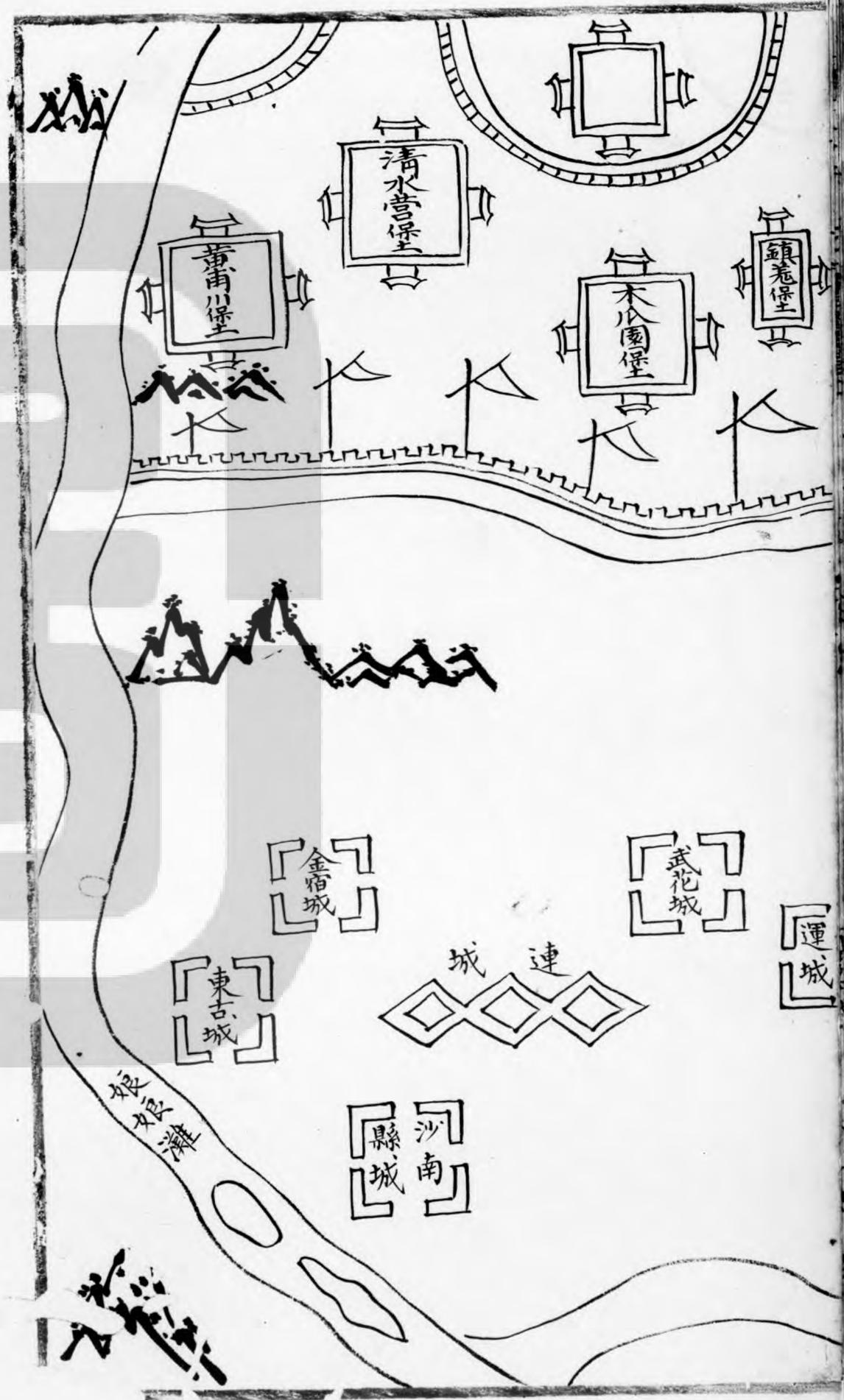






河套地廣袤略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堅故胡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



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按河套之地大河外環此天地設險以界華夷之所虞夏斜
貢未嘗外焉自是以來凡中國盛時咸有其地我

皇祖時亦然嘗設立將士阻河以守蓋因天地之險帝王之軌
防外虞靖中夏也後委之俾胡虜巢穴于內因而侵犯我鄙
幾無寧歲失矣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
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
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
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者分
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今內郡民之

九貧有無產有家之民有無家有身之民豐歲尚多缺
值飢饉則易於為亂故白蓮赤眉之徒一唱輒和者
歲流賊橫行海內頃假虜婁蠡山西皆此輩也保厘大臣誠
請

旨招募并諸鑛洞壯士悉收蓄之稍加訓練皆精兵也夫然後
授以妻室以漸自南而北按周公井田之法給以斯地凡為
邑為丘為甸悉如周制但洹澮稍深廣之其廬舍為堡久之
食裕做西戎雕房之式為之可也其始授田給費半載若種
黍時授田給以四月之費可也農暇則訓以孝弟忠信之道
師律戰陣之法如是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十年則岐周之政

可復匈奴將喙息遯逝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特大畧而已若夫大綱小紀舉而張之以合時宜以不失先王之軌以盡經綸之道則在當路君子云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于羽於兩階內治脩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寇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厥迺爾豈

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一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其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未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麗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殲虢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寨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為虜有卒不能制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遯漠北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當時是薄
海內外皆入板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
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是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
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為守乃區區於榆林之
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筏渡
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眾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
原 孝廟有歆復之志而未逮至 武廟常歆征之而未能
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
賊寇宣大三關 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塗毒

此撥亂之功 天將有意於我

自上乎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 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

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年不守遂使
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
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
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
我

皇上德邁三皇功光 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 帑銀
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劫外患以保安兆民者 天心實鑒祐
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 國家深長之思以牧復

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 國家之重務圖近利
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昂鑊刀鋸面背
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
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
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
今復親履其地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寔有寢
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昔伯葛仇餉成湯徃征淮蔡一隅之
寇耳裴度尚以為不與此賊共戴天

叱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匪但裴度之北可使
裔夷猖肆蒼生陷危一至此哉夫獯豨之牙為力尚易

負隅則有莫之敢撓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具短
塵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脩築榆林邊牆之奏會集
廷臣詳議可否如蒙 采納特賜部該脩邊復套次第施行
蓋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脩
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脩築今乃輒
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數十年
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
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
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

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池

皇陵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 聖子神孫之所永圖也然河套既復猶無脩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為邊則河套 奔虜患何時而息乎今神聖在上英俊在傍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見可而動相時以成此臣犬馬之忠也謹將復套數事開生具本伏惟 皇上裁擇

二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紀綱既立則戎事可興也復套之舉

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此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沿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眾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與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無煩兵力之多矣惟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遜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

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為間田以養地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懇而又方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虜於驅馳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悛乃於講武之時之御

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日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

勅該部預為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甲兵未練整頓實難湏及時飭治來年春月先將鄰邊賊巢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于馬昭 盛明無外之度闡 皇上救民之仁多給傍文標示牌檄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彼虜之民然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吉矣
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孟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塞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

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秣馬營五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

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洪深叅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墻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邈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

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脩築墩臺一如榆林修守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牆塹既固耕獲可饒

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內帑之給發亦寬三秦重地可保萬
萬年安固矣不然賊之強也來不能禦賊之弱也去不能懲
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

八曰備長枝漢書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長枝五兩軍相為
表裏斯為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枝不異於昔時而在我之
長枝復有如漢時之伍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為表裏
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
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用用之而不能盡其利與無技等
耳安望其有摧繫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砲毒
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此

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此隆
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
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砲六千
位長管鉄銃一萬伍千把手把小鉄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
生鉄炸炮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鉄鉛子大
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看架相為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
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
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以但或疑
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功大者質重而難於
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列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

不可外造盈甲神鎗等器原為斯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
鉄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為籌邊破虜之公器

特勅該部不以為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撫鎮實官於山
西陝西等處買辦買造以為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
習而後運用語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虜扶
精強我軍若恃全萬之功未可必也

復河套議

國家慎西北之防以固封守自東勝而西因河為境蓋二千
餘里自河以南則皆周秦以來朔方故地且其地沃衍有屯
牧之利此

祖宗之疆理所謂內夏外夷而據險以守者也往以承平一備
虜遂得乘憑要塞出入於吾河套之中百有年來莫有能驅
之出境亦往復有以拓還為意者甚可嘆也

皇上喟然嘉與邊臣欲復河套之議一代續承之鴻烈誠在是
矣而或者謂黠虜盤據之勢慮不足以逐之夫儲峙之必充
器用之既利將卒之選練戰陳之服閑倡其勇敢而相其機
宜傳曰兵義而時動動則威以吾之人民復吾之土地其於
順逆之勢何如也或慮其逐之可以復至洪河之險與彼共
之者非也蓋自東勝內移榆林啟鎮而河套昔時豐膏之壤
盡舉而棄之論者徒知虜人蕃牧其中其勢為日盛而不知

我兵玩愒積懦實有以相成授之安飽以啟吾疆圉之勞饑
納之門庭以勤吾扃闔之備禦豈非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
者哉今乃曰烽堠之綿長轉餉之懸逖士伍之單弱甲馬之
疲羸若將無以守之者愚則曰 祖宗守邊之制屯田不可
不講也夫河套之地歷代之所列郡而宋史所載五穀咸宜
祖宗時沿邊設備皆有屯營故邊防有策應之便今誠復
祖宗之法俟河套既復開衛留屯雜籍兵民署建撫總外則粟
塞列隧營累木樵校聯不絕庀兵飭堠相警防援使虜人不
得攻擾內則制畝分川牛具農器種糧有給誘勤督惰怠訟
寬征使吾人家有蓋藏如是則士有餘糧馬有餘芻以戰則

克以守則固黃河如帶可以永為天險之防而宣大固塞無
窺竊之警所謂虜可久絕吾可恒守可行之策庶其在茲乎

河套不可復議

可復與不可復二策並載以俟參考

夫邊計博而悍銳之臣亦或有理先帥之緒而思復河套者
乎藉令 國家都長安借河套之地以為外屏而益斥遠虜
可復也長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萬之衆逐虜而虜果去
也勢必設八衛、五千人而後成軍何所取調也若移鎮何
鎮可移也勢必錯衛所州邑得二萬民戶以配何戶可徙也
勢必築五六城以犬牙借何所取土石林木也虜必爭、當
以兵數萬衛之何所取餉也河地饒即可屯虜不張無蹂踐

乎何以能且耕且戰也虜既失地獨不能合東虜而併力我乎大虜即不東獨不能從之而西以取償於京輔乎我竭天下以奉陝而陝不益安乃以京輔委者非策也故曰海運可暫通而河套卒不當復也海縱不暫通吾不可遽而廢其道河套縱可復吾且緩而待數十年之後可也

河套總論

按古大河以為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可守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內其何及哉蓋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大

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延綏徑以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三萬三千有奇較之宋時西兵蓋不能二十分之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為之將韓琦范仲淹為之師亦且無以為用况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履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曾無可據之險况榆林以北界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

控扼實為至難

朝廷久為搜套之策直以餽運之難重勞民力疑而未決何哉

